

云湖之韵

□刘元举

江南之茶，唐人首选阳羨。

阳羨，乃宜兴的古称。唐朝中期时，由于茶圣陆羽和常州太守李栖筠等人的倾情举荐，阳羨茶纳入贡茶，并在唐朝达到鼎盛，而后又被历代朝廷列为贡茶，直至清乾隆年间。据载，仅明代洪武年间，这里运出的贡芽茶便有40斤，叶茶呢，竟有一万三千斤。真是“天子须尝阳羨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。

宜兴的西渚镇，茶禅文化相融天地，这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，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茶与禅的胜境，构成了得天独厚的特色。这一切均与云湖分不开。

云湖原名横山水库，顾名思义，是把当地的横山拦挡起来，筑坝蓄水。那时候没有先进的工具，大坝全靠人工血汗堆起。据说星云大师来了之后，将名字改为云湖。云水相依，云水襟怀……

真正领略云湖之妙，还是从当地一位摄影家的照片里。他

叫万正初。

在我们住的“水墨田园”酒店房间桌上，摆放着一部精致的《云湖读本》。各种美图美文。书中的照片，逐一展示出这方天地的魅力——水幽留云，白鹭翩翩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其中一幅俯拍的西渚景观的照片简直就是一本重在写意的山水国画，意境深远。那种飘渺蓬松的晨雾，呈一种坐状浮游，在房子与树木的行距间分行弥漫，间隔飘游，欲散不散，灵如蝉翼的流动与凝固，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绵绵内蕴。这种水墨笔致，是国画的传神写意，也似一首轻盈的乡间晨曲，抚雾披纱，美妙奏响。怪不得这个酒店取名“水墨田园”。

万正初说，要想看到这种水墨田园风光，只有每年的三月或十月，而且，要逢水雾天气。为了拍好云湖，他起五更爬半夜，守着这方云水。他拍这里的，草长一木，哪怕一朵白云，一片羽翼，都弥漫着诗情禅意。

我信手选了几张发到朋友圈，立刻有人惊讶地问这是什么地方，如此之美。我告诉他们这是云湖。

最具灵性的那幅照片，是云湖中的一个小渚，形同一叶扁舟，上面排布着疏淡而纤巧的树木，清新雅致，灵秀中既有载歌孑立，又显卓尔不群。当这一排纤细的“舟”在大山的倒映中绽放灵气时，整个云湖显得轻盈曼妙。这是湖眼，犹如诗眼。

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的一个秋天，与深圳交响乐团巡演欧洲时，我们来到了克拉根福特那个著名的湖边。

克拉根福特是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市。在郊外，一个特别的湖光山色，宜于避暑的度假胜地——沃尔特湖畔。

马勒一生都在这个湖边的小木屋里，埋头创作。我们那天朝拜的那个小木屋是在山上面，从小木屋的后窗树林的枝叶缝隙间，可以窥见一线湖水。沿坡而下，就是当地最大

的湖泊沃尔特湖。马勒灵感就是在这里储蓄着，迸发着，喷涌出了第四、第五和第六交响曲。

夜色中湖面有着极致的安静。感觉到那湖面是阴阳两界交流之处。上帝在这样的地方布施是极吝啬的。特殊瞬间，特定人物，特殊敏感，如果你能孑立，又显卓尔不群。那么你一定获得异禀。

那个夜色的湖面让我进入了冥想之境。但，这还不是最神奇的。翌日凌晨，为了看湖上日出，我起了个大早。湖面上有气雾升腾，迷蒙间，看到了一个小渚，上面矗立着一个人，长发披金，飘洒如云，宛若女神。起初以为是幻相，及至这个“小渚”拨开云雾，渐渐显露真形时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！这是一条平板小舟，上面站着一个仅着三点式的美女，笔挺立在上面，手执一根划杆，一团仙气随身缭绕。

这飘来的美女，惊艳得如天外来客，或者说是来自油画中

的神话女神，整个湖面无法平静。她的腿好长，其肤色呈日晒的棕色，油亮着一团光晕，还没等看清她的脸，她纵身一跳，湖水荡起许多朵玫瑰般的浪花……

许多艺术家都喜欢择湖而居，寻找宁静，寻找灵感。且不说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仅说中国有位年轻的指挥家在德国留学期间，苦于触摸不到勃拉姆斯的音乐真谛，他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，来到一个勃拉姆斯居住过的湖畔，日夜在湖边漫步，感受勃拉姆斯的气息。后来，这个指挥家得到灵感，不仅指挥勃拉姆斯作品有如神助，对所有德奥风格的作品，都挥洒自如，才华毕现。

湖水有灵性，尤其对于敏感的人。眼下这座有着云湖的家乡小镇，之所以倾力打造茶禅文化，其意就在此吧。

正如当地一位文人说：西渚的风貌，由水勾勒和描画，由水赋予其灵性。

我的第一本书帖

□小黑
[马来西亚]

第一本书帖是随着升上小学五年级而出现在我的书包里的。

我们对于这一本书的出现是颇为兴奋的。有几个原因：第一，书本的编排格式和一般练习簿册不太一样。它的版本是正方形，内里又印有正方形的小格子。我们是要写在小格子里吗？还是写在大方格里呢？第二，孤陋寡闻的我们也不会想到这是以墨来书写的功课。

是的，那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帖，欧阳询的《醴泉铭》。他是正楷高手，号称“正中第一”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事实上我们虽然远离祖籍国，但是前辈在策划华文教学大纲，是很认真进行的。

也许因为小学时候学过书法，年轻时候就开始收集书帖。当我们到中国旅行，最高兴的就是购买字帖，满足我和太太的需求。有几套书是我非常满意的，那就是各年代著名的碑刻：我还收集了《三希堂法帖》及《淳化阁法帖》，每一套都那么厚，古典且便宜，是太太每次乘到中国开会之便千辛万苦扛回家的战利品。近几年，希望认识隶书书法系统在汉唐这个阶段有何表现，这些早年购买的书籍正好派上用场。

秦始皇去世后，另一套新的书体——隶书，也逐渐进入当时的社会，取代了小篆。不管是圆体还是方体，隶书都有它独树一帜的风格。隶书只要掌握横竖

撇捺点钩，即涵盖了所有的笔画。真是简单利落。而且，要妩媚媚有妩媚，要阳刚有阳刚，真令人叹为观止。《乙瑛碑》《张迁碑》《曹全碑》《礼器碑》等碑帖让人瞠目结舌。看看周围和中华文明一同崛起的文明，中国的文化进展得多稳健呀！

隶书崛起于小篆以后，经过汉朝的风光，前后不过四百年左右便走下坡路，被唐朝的楷书渐渐所取代。

有几个条件是使用隶书的读者所必须关注的。比如说，隶书的使用者强调“蚕头燕尾”，“一波三折”，隶书的文字比较扁长，所以有一定的特色，而且要藏锋，又要露锋。虽然如此，隶书还是不能普及化，因为它写起来速度比楷书来得缓慢。市场上使用楷书是大量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特意开班教导隶书。因为它优美的字体，值得强力推荐。

隶书和后来的楷书并没有太大差别。当然，因为是第一次接触，会有些生疏，只要多背几次常规就能掌握。在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，有个约定俗成的条款，报章的讣闻一般都是以隶书书写。也许这是隶书对社会的最后服务？这对《张迁碑》《礼器碑》来说是多么委屈呀。

一甲子前我接收第一本书帖，蹒跚前进。时光飞逝如斯，六十年过去，刻碑上的文字拓印成书，我的第一本字帖依旧美丽迷人。

牵面匠

□杨德振

在大别山里，“牵面匠”是一种专门帮普通人家做面条的师傅的通俗称谓，它同篾匠、瓦匠、木匠、铁匠、油匠、漆匠、裁衣匠一样，是靠手上功夫走村串户、糊口养家的“手艺人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几手艺人在农村里非常“吃香”，颇受大山里人们的敬重和追捧。

那时候，我的父亲二十六七岁，他本是大队的团委书记，因为家中负担重，我们姊妹多又年幼，他想利用身强力壮的时候多干几样活，补贴家用，便辞去了工作，回到生产队中参加劳动生产；在挣工分的同时，一有空余时间，他便自学木匠和瓦匠手艺，自己盖房子，还自制纺织机、风簸机和桌椅板凳等家具；最成功的手艺“转型”，还是他自学成才、成为远近闻名“牵面匠”。

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但看到能工巧匠做什么，他只要看一回，回来便“照葫芦画瓢”，一学就会，一做便像模像样。他不曾拜师，也省了要跟师傅学艺三年的工夫。在大别山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无论学什么手艺，都要跟师傅学三年，同吃同住；给师傅早晨要打洗脸水，晚上打洗澡水，白天还要端茶递烟，盛饭点烟，伺候师傅，边干活边学技术；且三年中所有跟班劳务费归师傅所有，学徒分文不取。父亲想到全家六口人，只有两个劳力，去做学徒，时间和家境上熬不起，等不及，便偷师学艺，边干边学，不仅自制了烘晒面团的大温箱、方竿子、案板等木器用具，还变柴买了一口揉面的大土钵子，先拿自己开荒种的小麦打成粉子，做起了牵面的“试验”。

牵面的季节，一般是在隆冬时节。早晨四点半左右，天寒地冻，水冷刺骨，上小学的我便被父亲叫醒起来帮忙揉面盘条。这个环节，没有三个人一起协调进行，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，父亲又不好意思找别人帮忙，免得又欠别人工夫钱，只有叫我母亲和我这个老大起来帮忙。昏暗的柴油灯下，我一边揉面团，一边打瞌睡；脚杆有时站久麻木了，也只好用力不停地蹬，直至熬到东方鱼肚白，这道工序才能完成。

盘成细条后，放进大土钵子里，绕成一圈一圈的细绳，像个电缆线柜似的。这时，父亲就可以一个人慢慢来搓细，他像一个极有耐心的搓绳师傅一样，把细条根的“绳子”一根一根地绑在两根小竹竿上，再放进大烘箱，发酵和冷凝一两个小时，等待太阳出来，再逐一取出来，挂在方竿上逐一拉扯长。

拉扯面条是一项细活，快

不得，慢不得，要不急不慌，徐徐从之。既要借助太阳光的照射，迅速烘干面条水分，又要借助微风拉力，让面条盐分分布均匀，让挂面筋骨老到，有嚼劲、好吃，又不至于吹断；所以每天牵面既要看老天脸色，又要看风力走向，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看下盐下油的分量；不同的天气和风力，下盐下油和出箱扯面的时机是不一样的；盘算不好或做得不到位，哪怕细微的失误，往往影响面条的出品质量和口感，甚至带来失败。

每一次牵面的头一天，父亲会在深更半夜时冒着寒气出门看一下夜空，实际上是观“天象”：看明天是什么天气、多大风力；大部分时候他观察得很准，但也有“看走眼”的时候。有时候，在凌晨四点钟搅拌面粉时，天空中还有星星眨眼，可是，到了上午9点钟却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这个时候父亲焦虑得手脚失掉，坐立不安，一脸茫然，后悔不迭。一桌好面算是彻底“泡汤”了，因为扯面时间一过，面团只能烙成大饼吃了；而四十斤面粉的一坨面团，做成大饼，要吃到何时？尤其是那个年代，一桌挂面可是一家过冬的主要储粮，也是招待客人的“高端”主打食品，如果就这样“泡汤”了，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，全家人都会陷入尴尬、懊恼和无助之中。这样的“事故”发在自己家里，父亲常常自责不已。如果是发生在帮助别人扯面时，父亲常常是一整天不吃不喝，最后除了不要工钱外，还要免费帮别人家再做一桌挂面送去，赚不到工夫钱不说，还要倒贴，对父亲来说，那是非常无奈又沮丧的事。

不过，由于父亲厚道诚实，加之手艺越来越精湛，村里的乡亲们都来请父亲做面，一些亲戚不远几十里挑来面粉，请父亲帮忙做面；所以，一到冬季，父亲是村里最忙碌的人，他用此办法跟人家换工夫或换得一天工分，从而赢得了一个下午的“机动时间”，可以从事“私有行为”——上山开荒种植土特产和农作物，赢得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的机会，彻底改变了家庭一穷二白的面貌。

随着农村实行土地责任制，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，乡亲们手上的积蓄多了，直接到商店里购买面条变得简单和容易，父亲便“失业”了，同其它行业的手艺人一样，手艺渐渐荒废了，传统扯面的场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手艺活也退出了历史舞台；但是，父亲那种为摘掉贫困“帽子”而战的实干吃苦耐劳精神和勤劳朴实的品质却永远不会过时。



珠海经济特区（油画）

□冯少协

书家诤语

□唐朝人

去年在中山参加一次老“垦友”（当年同在农垦系统的知青）聚会，由当年被誉为“知情领袖”的伟泉兄张罗，并在他的芦舍饮茗叙话。好几年前我给他写过一纸渊源明的《饮酒》诗，如今他从匣中检出，说“正合孤意”，遂裱挂起来。他说的“合意”是指诗中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意韵，更有打着“书法是线条艺术”的幌子，说看一幅字只须欣赏线条就够了，不在乎认不认得是什么字。这还叫汉字书法吗？即便狂草，不求每个字都认得，但一行下来总该大致可辨吧。不然，何异于下载，若都这般模样，那真是让人“刮目相看”了。于是我给他回了这么一句：“如果说鬼画符也算书法，那确实超越了古人！”他也很快发来三个字：“说得好！”看来，他也认同我的观点。

在大伙都在拼命赚钱致富的当下，人的心性难免浮躁，好说诤语，喜欢吹嘘，自诩大师者并不少见。然而，说书法已经超越了古人，我还是第一次听闻。如果说农业超越了古人，工商业超越了古人，科学技术超越了古人，我想听者不会有什么异议。但说文化艺术（含书法）已超越了古人，就只会惹人嗤笑。人类社会发

展，并不是一切都超越了古人的，比如文章超越了司马迁？小说超越了曹雪芹？诗歌超越了李杜？绘画超越了石涛八大？至

于书法，就不要说什么书圣草圣了，我看就连近人林散之怕也未必能接其踵。

我又想起前不久的一个论坛上，当谈到一些书法界大佬的作品售价动辄十几二十万元一平方尺时，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当即厉声叱问：“你们这些人胆子可真够大，书法卖得比明清人的还要贵！”看吧，若按这等价码，一张四尺斗方就可抵两斤黄金！如果让“数纸尚可博白鹅”（韩愈诗）的王羲之闻知，真不知作何感想。其实，这不是自我膨胀就是自欺欺人。更怪异的是，以职位论价似乎成了“书市”的潜规则，还美其名曰“市场经济决定”。难怪此前报道，某省书协竟有副主席（含名譽）六十儿人之多。

有一“垦友”对我说，古代如二王及欧虞颜柳一个个都是业余写书法，而今天的书家大多是专业的啊，无忧无虑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写，怎么就超越不了古人呢？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。但我想至少在现今乃至能想见的将来是这样。故还是愿劝一些名家大腕，不要由着性子妄自尊大，尽量沉住点气，谦虚一点，收敛一点，多写几张好字，把价钱压一压，卖给喜欢书法艺术的普罗大众欣赏，就像李白称赞怀素“湖南七郡凡几家，家家屏风书题遍”那样，不是很好吗？当然，要是财大气粗的主儿，你把价码抬高得再高也罢，一个愿挨，一个愿打。只是千万别乱叫嚷，吓着一些囊中羞涩的胆小的人。

10月15日—18日，“清远首届现代诗歌·古典诗词笔会”在清远举行，来自省内外的嘉宾和清远诗友70余人，共赴诗歌之约。

本届笔会由清远市文明办、市文联、清远日报社指导，清远诗社主办。以“绿色的城·绿色的诗”为主题，在阳山、连州等地进行了

采风，游览清远风景名胜、古驿道和美丽乡村建设情况，感受清远的绿色生态、历史人文和乡村振兴。

开幕式上，与会嘉宾围绕清远诗歌发展、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关系、生态诗歌主题进行了探讨，与会嘉宾点赞清远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绿色之美，点评了当代诗歌

创作与清远之间的良好共生关系。

“疫情之下，诗歌何为？”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戚华海在开幕式上谈到，希望诗人们用诗歌传递信心、凝聚人心，用诗歌来疗愈、引导人心，传递抗疫精神，创造能够体现民族精神、刚健有力的诗词。

笔会期间还举行了诗歌研讨

会。据悉，清远诗社于1988年成立。“清远诗社的社员大到102岁（丘百川），小到10岁（雨霏霏）和8岁（马骏骏）。”清远诗社社长曾新友介绍，其中7岁开始写作，9岁就有作品登上《诗刊》的申雨霏，去年就成为了中国诗歌学会年龄最小的会员。（朱绍杰）

